

我的小姑娘李邦河——故乡雁荡杂忆之四 傅国涌

一张老照片引出的故事 陈杰

昔日的铁公祠街和大明湖 赵可正

联合国粮农组织扶贫纪实 李百军

父亲已远行 高小龙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老照片

OLD PHOTOS



出版人 李文波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赵祥斌
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一一八輯

目 录

傅国涌	我的小娘舅李邦河	
	——故乡雁荡杂忆之四	1
陈 杰	一张老照片引出的故事	17
许伯鑫	守着乡愁的老兵	35
齐国利	农垦边疆的同学	44
赵可正	昔时的铁公祠街和大明湖	49
李百军	联合国粮农组织扶贫纪实	65
陈 凯	1951 年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	76
刘浙莹	一篇获奖散文背后的故事	82
孙国辉	伪蒙疆政府的飞机	9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照片.第118辑 / 冯克力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74-2457-5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历史—现代
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7392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

装帧设计 王 芳

出 版 人 李文波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 //www.hbcbs.com.cn](http://www.hbcb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毫米 × 203毫米

6印张 121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 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李文波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赵祥斌
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一一八辑

目 录

傅国涌	我的小娘舅李邦河 ——故乡雁荡杂忆之四	1
陈 杰	一张老照片引出的故事	17
许伯鑫	守着乡愁的老兵	35
齐国利	农垦边疆的同学	44
赵可正	昔时的铁公祠街和大明湖	49
李百军	联合国粮农组织扶贫纪实	65
陈 凯	1951 年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	76
刘浙莹	一篇获奖散文背后的故事	82
孙国辉	伪蒙疆政府的飞机	90

胡武功	对影胡说（下）	97
李义福	一位照相师傅的时代印记	114
王立华	我家的几张全家福	126
刘镇明	簇拥的欢笑	131
殷占堂	怀念周汝昌先生	137
马懋如	夏衍爱猫	142
高小龙	父亲已远行	146
徐义亨	忆姐姐	168
徐 明	清末徐州的文人群像	175
王繁荣	济南乡师章丘同学照	181
冯克力	功莫大焉的老照片展	188
封 面	大明湖畔的成仁祠（赵可正）	
封 二	童年记忆（广智）	
封 三	书讯：《老照片二十年精选集》	

我的小娘舅李邦河

——故乡雁荡杂忆之四

傅国涌

—

我的小娘舅李邦河回忆，1960年他从温岭中学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从乐清仙溪的家中走到温岭办理有关手续，当天返回，创造了一天步行一百四十里路的生平最高纪录。他的脚上似乎长了翅膀，如果想到往返都要翻越一座大山，就是温州、台州交界的雾湖岭，这一天的行程简直有点不可思议，难怪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纪录。一个农民的儿子，要到北京去念大学（那时科大还没有迁至合肥），他当时确实太兴奋了。

他生于1942年7月7日，比我母亲小七岁，家中排行老小。当他幼时，我几个姨妈都已出嫁，大娘舅逃壮丁在外，我母亲对这位弟弟尤其钟爱，口口声声都叫他“河”，她当然想不到这个弟弟将来会成为数学家。等我出生时，他已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有一个远在北京研究数学的小娘舅。在荒凉而贫瘠的山村，我家与山外世界仅有的一点联系，最初就是两个娘舅所在



少年李邦河

的城市，宁波和北京，每年总是有从宁波、北京的来信，上面的地址是我童年、少年时耳熟眼熟的。山外的世界很大，而且与我也有些许隐隐约约的牵连，我朦朦胧胧地向往有一天也能走出大山，到更大的世界去。

我第一次见到小娘舅是在1968年，我还在母亲的怀抱里。

那年他结婚回了一趟故乡，到雁荡游玩，来我家小住。我当然不记得了，直到前几年，我二姐从他家见到那一年小娘舅和舅妈给我们拍的旧照，那也是我幼时留下的仅有几张照片，只是从来没有见过，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还年轻的母亲，这是我记忆中所没有的。可惜，母亲已过世，她没有再见到这些照片。小舅妈告诉我，照相机是从数学研究所借来的。

我在旧照中看到那时冷清寂寞的山村，五十年后，没有改变的只有那些巨大而坚硬的石头，徐霞客他们都见过的石头。五十年来，世变沧桑，小娘舅从一个山里娃成了院士，在数学领域卓有建树，他虽常念及故乡仙溪和雁荡的山水，却也难得回来。我对他的记忆不是从1968年开始，而是从1979年开始的，那年12月，我已在雁荡中学上初中，《光明日报》登出一则简短的消息，还配有一幅新华社记者杨武敏摄的照片，他和老师吴文俊在一起。新闻标题为《青年科学工作者李邦河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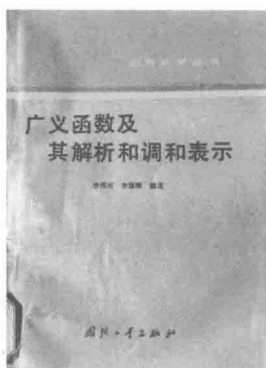


1954年1月，李邦河（后排左五）小学毕业时的合影。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5年大学毕业生李邦河，最近被提升为副研究员。

李邦河在广义函数、非标准分析和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他的题为《非标准分析与广义函数的乘法》的论文发表后，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来信表示赞扬。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认为李邦河的研究“是一项国际水平的工作”，“显示出了稀有的才能”。

吴文俊是他大学时的恩师，他们班级的主讲老师，给他们讲微积分、微分几何和代数几何。华罗庚也是他的老师，教的



李邦河和李雅卿合著的著作



李邦河的著作

是复变函数。他毕业时就写了一篇拓扑微分方面的论文。毕业前，他还写过《浅谈学数学》一文在班级刊物上发表。从1965年到1979年，十几年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他在数学研究所也遭遇过曲折。这一年，他已三十七岁，没有被时代的巨浪淹没，实不容易。

当时，另有一篇更详细的报道，不知我从哪个报纸剪下来的，说他两年来，在广义函数、非标准分析和偏微分方程方面，做出了重要工作，发表了十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自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数学家创立广义函数理论以来，乘法问题始终是个难题。1978年，他那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之所以广受好评，是因为第一次用非标准分析解决了这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难题，美国、苏联、瑞士、匈牙利、荷兰等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纷纷来信索取单行本，要求与他进行学术交流。美国一所大学，还来信请他对一位教授在广义函数理论方面的工作发表“权威意见”，作为该教授能否提升为特级教授的依据之一。

他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然后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提升为副研究员。在走出“文革”不久、数理化大受重视的时代氛围里，这一消息很快就在我们学校里传开了，不少老师都曾和我说起。因为雁荡中学也是他的母校，1954年到1957年，他就在这里求学，灵峰、灵岩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他上大学后，寄给初中同学郑景横的诗中就曾提及同游灵岩：

大志改河山，学法走南北。三年水奔腾，万里江阻拦。
共赏山水高，独揽天地宽。何时复同游，笑风动灵岩？

前两年我见到他那时与同学留下的合照，雁荡山水已融汇在他早年的生命当中。难怪他会说，雁荡中学风景宜人，是读书育人的好地方。我们两代人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学校求学，甚至有共同的老师，虽然其间相隔了二十几年。他常说到初中老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郑圣道老师，教他平面几何，又是他的班主任。郑老师是浙大学生，因病休学，到雁中来教书，他们年级有四个班，在郑老师组织的两次数学竞赛中，他都获得了第一名。另外一位是教他语文的盛笃周老师，对他循循善诱，他的一篇作文得到盛老师的表扬，从此作文成为他的强项之一。在一次作文竞赛中，他还与另一班的一个同学一起获得过一等奖。

1983年盛老师成为我的历史老师，并在1985年邀我一起写了一本四万字的小册子《雁荡山名胜古迹史话》，那是我人生中完成的第一本小书。抗日战争时期，杭州沦陷，宗文中学迁到雁荡山中，盛老师上过这所学校，一生念念不忘宗文给予他的教育。他喜欢写诗填词，有诗集行世。如今盛老师早已过



1957年元旦，李邦河（二排右二）与雁荡中学的同学在灵峰景区。

世，雁荡中学不仅迁离了旧址，不在景区，也不再是普通中学，一切都已改变。

二

1980年前后，小娘舅回过一趟故乡，留下了我少年时与他



1980年前后，李邦河与少年傅国涌。

唯一的一张合影。时过境迁，这张照片在我们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两年前我在北京中关村他的办公室里见到，一时还没辨认出那个小孩就是我。经我二姐确认，我才想起那时我有一件这样的衣服。

我外公是1980年去世的，我手头保存着他写给我父母和二姐的信，信中只写着11月12日，估计是1981年，因为其中提及外公进坟的事。信中第一页都是关于我的：

“……国勇的来信及几篇习作也早已收到，因为忙，未及时回信，国勇的文章，叙事的写得很好，描写很细致，文笔也流畅、生动，散文（或政论文）差一点，这也难怪，要写好政

论文，必须对事物有较深刻的见解，这一点对于少年是不易做到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勇是有希望的，领导和老师重视，因此条件也是好的，但除了文学外，还要学好各门功课，不可过早偏废于一面。当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写作的技巧外，还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并且最好学一点哲学，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哲理性，思想境界高，意境深远。过早出名，也有它的坏处，容易浮起来，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学好各门功课，不要把时间过多地放在作文上，以致影响了别的功课的学习。”

我完全不记得那时写过“政论文”，大概是议论性质的文字，我在当地的小报上发表过几篇叙事的习作，对于写作的兴趣浓厚，也热爱读书，但数学一塌糊涂。这是舅舅对外甥的忠告，也是一个数学家对于写作的见解。这封信我父母看不懂，就给了我。如果不是这封信过了三四十年还在，许多往事已然渺茫，我也想不起来了，特别是在我成长路上，两个娘舅给过我的关切、鼓励和提醒。

我念高二时，小娘舅给我买过海淀区出的地理和历史复习用书，厚厚的两大本，那时看来是多么珍贵，辗转多年，一直未舍得扔掉。记得他也给我寄过一些语文复习资料，海淀区的模拟试卷之类。

1984年8月初，我第一次前往北京，从雁荡出发，坐了八个小时的汽车，翻山越岭到了杭州，也顾不上去看传说中的西湖，就在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排了两天，才买到一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到北京站，下了火车，转公交车到中关村，然后找到小娘舅家，结果他们一家四口去北戴河度假了，与他家合用一个厨房的邻居招待我吃了午饭。我黯然离开中关村，又回到火车站，转往天津，去找我二姐。过了一些日子再到北京，



1968年，李邦河和李雅卿的结婚照。

在他家小住了十来天。他似乎很忙，晚餐有时也在外面，记得有一次他和陈省身先生等人聚餐，还带回没喝完的半瓶白酒，好像是茅台。

北京那时对我而言陌生而好奇，连公交车售票员报站的声音，都很吸引我。在中关村的一个个早晨，推土机的声音那时也未引起我的反感。因为买不到回程的火车票，我在京多留了几天。白天，我外出看风景、逛书店，在他家时也是自己看书、写东西的时间多。他研究的数学太高深，有时他和我闲聊，建议我将来可以研究断代史，像吴晗研究明史。因为我当时热衷于研究雁荡山的历史和温州地方史，他觉得范围太窄，价值不大，我还不以为然，不大愿意接受他的意见。如今想来，他当然是对的。在他家里看到的文字资料，大多数与数学有关，我完全看不明白，偶尔发现一册薄薄的只有16页的《文学研究动

态》（1981年17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动态组编的内部刊物，上面只有两篇文章，一是《美籍学者林毓生谈美国研究鲁迅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林毓生这个名字，过了几年，读到他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又相隔二十多年，在台北见到他，并与他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另一篇文章是美籍学者刘若愚《中国诗中的时、空与我》，我那时很喜欢古诗，也读了不少，却完全没有想到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古诗，此文带给我极大的震撼。三十几年来，我时常想起这篇文章，并一直保存着这本小册子，前年我编《寻找语文之美》，在“时间篇”中毫不犹豫就将这篇学术论文选进去了。

1984年夏天的北京之行，是我生平第一次进京，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看见北方的白杨树、桦树、榆树，第一次感受到南北的差异，也第一次接触到许多以前没有涉猎的精神资源。在中关村附近的旧书店里，我淘到了不少文史书，许多学者的名字都是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比如顾颉刚、孟森、柴德赓等人的历史论文。离京之际，我带着沉甸甸的书籍资料，表弟用自行车送我到木樨地地铁站。

三

我小时候，二姐手头有一本语文教科书，是小娘舅中学时代用过的，里面有一课《打渔杀家》，还有一些小娘舅在空白处随意画的画。他大学之后全部心思几乎都放在数学专业上，但中学时代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他在雁荡念初中时，写过一首关于燕尾瀑的七绝，被郑圣道老师推荐到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他一直记得这事。

十几年前，在中关村，他跟我们吃饭时，说起小时候背的古文，一些句子、段落还是脱口而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我特别记得他说起《庄子》的《天下篇》中这一句带给他的启发，所以，他怀念故乡的小学、中学老师，不仅有他的数学启蒙老师陈传琼、郑圣道，还有教过他历史、地理的杨孔丙老师，教过他语文的盛笃周。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踏上高深数学的研究之路，除了少年时对数学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早年奠定的人文基础也是不可忽略的。

自1960年秋天离开故乡，他就与故乡渐行渐远，大约1975年，外婆卧病不起，他回乡侍母，住了一阵子，算是他离乡多年后难得的一段乡居时光。当然，他常念及故乡，甚至在海外每见到山清水秀，心中浮起的也总是故乡的影子，十八岁以前，滋养过他童年、少年时代的雁山荡水、双溪风物。1987年5月9日，他在西德西根大学为客座教授时，住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他想到了故乡，无论在仙溪家中，还是寄宿在校，在自然怀抱中度过的时光，写了一首《客居西德山城西根有感》：

十八进京读寒窗，从此远离山和江。

不意今日来德国，风光竟然似故乡！

1992年7月23日，他在美国访学，在布兰台斯大学的细雨中，他写下《居美即兴》：

每闻窗外雨纷纷，总将心驰北阊村。

少时风物少时人，怎令游子不消魂。

这些诗句平常无奇，却一次次传递出他对故乡的思念，少年时代那些单纯、贫寒的时光，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他从小生活在有千年历史的古村北阆，又在雁荡中学三年，他认为一个小孩的灵气和才气都是从优美的景物中陶冶出来的。

1947年，他六岁进仙溪小学，这所小学的前身是1850年当地一些有科举功名的士绅倡办的双溪书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五、六年级时，算术老师陈传琼的课给他打开了最初的数学之门。他也被另一位杨孔丙老师风趣生动的地理和历史课所吸引。初中考上雁荡中学，因为没有申请到助学金，他感觉家庭经济负担太重，外公那时年事已高，他曾经想放弃上学，也是这位杨老师极力劝说，才使他没有辍学，为此他感念终生。

2004年6月，他到金华的浙师大讲学，顺道回了一次故乡，重访旧地，仙溪小学、雁荡中学都去了，这一次他饱览了雁荡山水，感慨地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全面游览雁荡，值得纪念：“雁荡是我的故乡，我在雁荡山麓长大，从雁荡中学读书走出成长，今后要把雁荡山的仙桥景区开发好，突出一个‘仙’字，即仙中、仙溪、仙山、仙桥和仙姑洞等……”许多少年的旧事依然藏在他的记忆深处，他甚至对当年打过柴的那些地方也念念不忘，这次回乡还专门和我二姐她们一起去找了一遍。

四

从1983年秋天到1985年春天，他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非标准分析。1987年，他的《非标准分析基础》一书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我手头有这本书，当然完全看不懂，大量的符号令我晕头转向，我在他写的前言中看到他说的“无